

徒步，以最笨拙的方式致敬丝绸之路

■ 吴 玫

法国退休记者贝尔纳·奥利维耶的这套书，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了“远行译丛”。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60多种的“远行译丛”，以无远弗届地丈量地球的写作态度，吸引着关心无穷远方的读者。

读过多本“远行译丛”后，我多少了解一些从书作者们的行文方式，故而拿到四卷本“徒步丝绸之路”后，竟然视而不见“丝绸之路”前的“徒步”一词；抑或是因为潜意识里不肯相信一个年逾花甲的法国人能徒步走完总共15000公里的丝绸之路。然而，被奥利维耶详尽记录在书里的迈出的每一步、路过的每一个村庄、遇见的每一个人，以及被突如其来暴雨骤雨吹得站不稳脚跟、浇成落汤鸡的每一次狼狈经历，都在告诉我们，丝绸之路前的“徒步”二字，诚不我欺。只是，跟随奥利维耶的记录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出发，“穿越安纳托利亚”，“奔赴撒马尔罕”，又在“大草原上的风”的劲吹下抵达西安……这一路，始终有一个疑问盘旋在我的脑海：通往丝绸之路的大道小路有多少条，就有多少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籍；珠玉在前，奥利维耶何来的底气要为丝绸之路再添这一套书？

他的底气是，从没有人像他这样，硬是凭借一双天生的平足，将远古商旅在本没有路的威尼斯、古代拜占庭以及中国之间走出的那条丝绸之路，复刻了一遍。奥利维耶选择了以最笨拙的徒步方式来致敬丝绸之路，致敬人类诸多文明中的这一种。

新疆喀什：秉承着丝绸之路的贸易灵魂

《丝绸之路，二十个世纪的历史：从亚洲的沙漠到西方世界的海岸》《丝绸之路：诸神、战士和商人》《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这些被奥利维耶置于床头的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书籍，绝大多数是作者们从故纸堆里爬出可信的史料后撰写而成。他们将历史还原得越真实，奥利维耶就越相信，那些乘坐现代化交通工具在丝



《徒步丝绸之路 I：穿越安纳托利亚》《徒步丝绸之路 II：奔赴撒马尔罕》
《徒步丝绸之路 III：大草原上的风》《徒步丝绸之路 IV：有始有终》
[法]贝尔纳·奥利维耶 著 徐晓雁 朱亮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绸之路上浮光掠影的旅游者，一路飞驰而过时一定会遗漏不少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古迹。他不想漏看丝绸之路上的每一道风景，于是选择了徒步。徒步，就能将他读过的那些书所记载的风物尽收眼底吗？事实是，从离开伊斯坦布尔那天起，奥利维耶就发现，应该散布在丝绸之路上的驿站，绝大多数已经难觅踪迹。“走了46公里，到达奥斯曼吉克，我徒劳地寻找我忠实的塔维尼耶所描写的那‘两个最为便利的驿站’。四个世纪前他参观过的那座十五孔古老石桥还在，但已禁止通行。为了让他看上去漂亮点，人们在桥身上涂了水泥。我替这些可怜的石头难过，它们在这个灰暗的水泥石棺里会觉得时光漫长。”

虽已年过花甲，奥利维耶却依然天真，他以为丝绸之路只是在土耳其境内沉寂了，可走过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奥利维耶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便是丝绸之路不仅几乎消失在路上，也几乎被沿途的居留者忘却；

“我从边境线那边过来，我从土耳其的多巴尼亚泽特出发已经有15天，我要去撒马尔罕。”

他们看着我，一脸疑惑。我解释：“撒马尔罕，在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并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进入中国新疆的喀什，才出现转机。喀什，奥利维耶开启徒步丝绸之路之前就曾到过，再度来到喀什，那里的沸腾和喧嚣立刻让这位法国退休记者对遥远的丝绸之路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如果说沙漠商队的甘霖渐渐枯竭，喀什却从未失去它的贸易灵魂。周日集市是我迄今为止在丝绸之路之所经历的最精彩的活动之一……这场面是如此的奇特，如此的五彩缤纷……任何照片都无法捕捉到商业的狂热、人群的蜂拥而至，色彩、声音和气味的旋风，渐渐膨胀并将你席卷。不被卷入这股浪潮中是不可想象的，它扫向你、推着你、拖着你、举着你，你发现自己也是这大杂烩的一部分，不管你愿不愿意。”——唯有亲身经历，才能记录下这般

活色生香的喀什。喀什没有失去丝绸之路的贸易灵魂，为丝绸之路能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坚守着初心。

在徒步中体验丝绸之路缘何能成为商旅热线

虽然已难觅丝绸之路的遗迹，但是，徒步路上与那么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居民或路人的一面之缘、一顿饭之缘以及一夜寄宿之缘，让奥利维耶找到了漫长的、从亚洲沙漠到欧洲海洋的丝绸之路，能在那个只能手提肩驮帮忙的年代得以贯通的理由。

“我一直记得在土库曼斯坦的最初几天，那些对我打开家门、邀我上桌的人，他们对我这样过路的外国人就像对待一个老朋友。我想到过图旺，集体农庄的高大拖拉机手，他干枯的布满皱纹的脸就像他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干瘪的杏子。他住我包里塞满杏子……”

贸易需求，当然促成了从无到有的丝

绸之路。可是，没有沿途人民的乐善好施，世上还会有丝绸之路吗？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态的变化和交通工具的不断升级换代，历史书里的丝绸之路虽已不再，但那里的人们依然善良、好客、慷慨。

2000年5月，奥利维耶从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1999年的终点)出发，开始奔赴撒马尔罕。中途抵达德黑兰时，考虑到再背一个徒步者的标配双肩包于酷暑中穿越沙漠，可能会因为背部极不透气而导致身体出现状况，于是他自己动手制作了一辆小拉车。这辆由一辆车架坏了的儿童自行车改装的，被制造者称之为“四不像”的小拉车，承载了徒步者必须的装备。尝到了小拉车的甜头后，由撒马尔罕到西安的旅程开启前，第三次出发的奥利维耶请朋友替他躺在阁楼上的旧高尔夫球车改装成可折叠的小拉车，取名“尤利西斯”。

无论是“四不像”还是“尤利西斯”，都无法像它们的主人那样经受漫漫长途的颠簸、轮胎漏气、手柄断裂、车架散落等将小拉车由“帮手”变成“负担”的事故频频发生，幸亏一路上，它们的主人不断遇到热情的修车好手：在伊朗，一群年轻人觉得“四不像”有点摇晃，便巧妙地加上了几根横杆。年轻人拒绝收钱。他们友善地表示，这样他们感觉也在陪伴“四不像”的主人一起长途跋涉；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修车铺，父亲在几分钟内就把老式的“尤利西斯”的轮子切开，再焊接、弯曲，近两个小时，父子俩不停地忙活，电弧猛烈地照亮了工具间的黑暗角落。然后，不同的部件在几分钟内被合并在了一起；在中国，“尤利西斯”的右胎瘪了，路过的摩托车手拿出了打气筒。但中国的喷头与俄罗斯的阀门不配对，摩托车手带上奥利维耶和“尤利西斯”一路飞手，直到找到一家修车铺……这些友善的人们似乎在告诉我们，丝绸之路缘何能成为遥远的商旅热线的理由——商品流通的需求固然是催生丝绸之路的首要条件，然而，如若没有沿路各国各民族人

民的善意，丝绸之路能否贯通都是问题，何谈繁荣百世？

打破魔咒、重建丝绸之路

抵达西安的12年后，已经75岁的奥利维耶在伴侣贝蒂蒂克特·弗拉索夫的建议和鼓励下——“为什么你不从里昂走到伊斯坦布尔从而画一个圆呢？”——取出束之高阁了12年的“尤利西斯”，重新开步走，为了爱侣，也为了给自己徒步丝绸之路画一个完美的圆，两人携手完成了从里昂到伊斯坦布尔3000公里的徒步。

为了画这个圆，奥利维耶必须穿越让他心有余悸的巴尔干半岛。一如穿越土耳其、伊朗、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那样，奥利维耶一步一步走过了巴尔干半岛上的丝绸之路，由此我们才得以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录，深切感受到了战乱给巴尔干半岛丝绸之路沿线

的平民百姓带来了怎样万劫不复的灾祸：“普利特维采—列斯科瓦茨（克罗地亚的村庄）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小村庄。我数了数，在我顺着走的小河两边，完整的房子不过六七栋，数量与荒废的房屋相等……吃过晚饭的我和索尼娅聊起天来，打听村里那几十间废弃的房子。这样的房子，两天里随处可见。有的已经坍塌了一半……造成废墟坍塌的不是武装对抗，而是恐惧……大规模的逃亡将村庄清空，随之而来的是对空房子的洗劫……”就奥利维耶所见，像这种兄弟阋于墙、最终兵戎相见的人间悲剧，何止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可见，丝绸之路的断裂，原因决不止于它已失去了通商的价值。

地球在养育人类的同时，还帮助我们创建了丰富多变的文明。但是，战争与灾祸已让多种文明从地球上销声匿迹。毁灭，难道是人类文明的宿命吗？或许，打破这一魔咒、重建丝绸之路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

当马尔克斯最后一次化身为“她”

■ 谢 彩

2014年4月马尔克斯辞世。他的妻子梅西迪丝承诺：“八月见。”六年后，梅西迪丝在8月过世。十年后，《我们八月见》终于面世。2024年3月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遗作《我们八月见》全球同步首发。这一天，是双鱼座作家马尔克斯的97周岁冥诞。

马尔克斯自1999年起，健康水平每况愈下：先是查出淋巴瘤，接着，遭遇了阿尔兹海默症——这对于一个有着卓越记忆力和想象力的作家而言尤其残酷。即便如此，他在2004年还是交出了高水平的封笔之作《苦妓回忆录》，西班牙语本首印130万册，一周内加印50万册。读者以慷慨的购买力来回敬他卓越的战斗力量。

封笔之作出版，并不意味着马尔克斯真的就此止步不前。他的写作还在继续。《我们八月见》是他顶风破浪、克服万难最后一次创作结出的果实，那次创作过程就像一场赛跑，比赛一方是艺术家追求完美的天性，一方则是日渐衰退的记忆力。作家本人作出过最终判决：“此书不行。得把它毁了。”

对于全球粉丝而言，这部作品太珍贵了，不能被隐藏起来。

对于马尔克斯的孩子们而言，《我们八月见》自然不像父亲那些更优秀的作品一样精雕细琢，甚至还有些不通顺和矛盾之处，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影响。于是，“我们没有把书稿毁掉，而是将它放到一边，希望时间能帮助我们决定最终如何处理它。”

经过了十年的“冷处理”，马尔克斯的孩子们对这本书作出了最终判决：“我们认为这本书比记忆中的样子好得多……于是我们决定违背他的意愿，优先考虑读者的愉悦。”

于是，今年，马尔克斯的儿子硬是把父亲的生日变成了“宠粉节”，《我们八月见》的多语种版本全球同步首发。全球读者还没有翻开书页，就足以被封面惊艳到。但惊艳归惊艳，疑惑归疑惑：命运让我们在三月与此书相遇，所以，为什么是“八月见”？

当马尔克斯与杜拉斯过招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她乘坐下午三点的渡轮回到了岛上。她穿着牛仔褲、苏格蘭格子衫和一双低跟休閒鞋，没穿袜子，打一把缎面阳伞，拎了个手提包，唯一行李是一只沙滩旅行箱。出租车停在码头边，她径直走向车队里一辆被硝石锈蚀的老式车。司机仿佛朋友般对她打了个招呼，带着她一路颠簸，穿过贫穷的村子……”

她叫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46岁，结婚27年。表面上看，婚姻关系和谐，有一个深爱她、同时她也深爱着的丈夫。她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丈夫也是音乐家之子。在看似天作之合的这段婚姻中，他们理所当然地育有一儿一女，生活优渥。

写作此书时已迈入古稀之年的马尔克斯，想必很喜欢这个年届中年的女主。他给她起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巴洛克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知名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第二任妻子和《我们八月见》的女主有着一模一样的名字。

她每年八月十六日搭渡轮到加勒比海的这个小岛，下榻在她熟悉的饭店，再去祭拜母亲的坟墓。然后，她会在酒店住一晚，第二天离岛，回家，回归熟悉的日常。

为何是八月？或许是因为哥伦比亚的八月有着众多节庆元素，如麦德林的鲜花节、圣玛尔塔的海洋节、波帕扬的圣母升天日。八月，小岛上热浪和暴雨轮番夹击扑来，这也恰恰反映了女主角独自前往墓园凭吊母亲的内心——逃离家庭鸡零狗碎日常的隐秘喜悦，以及对未知多元世界的焦灼渴望。

马尔克斯写这样的故事是驾轻就熟了。而熟谙文艺电影的观众，则窥见了似曾相识的配方：《广岛之恋》(1959)里对陌生男子袒露心扉的法国女演员；《廊桥遗梦》(1995)里迷上速过客的美国主妇；《迷失东京》(2003)里过气的好莱坞女星在东京邂逅自带禁欲气质的女大学生……

杜拉斯早年的东方经历加持了她在影视和文学中塑造的诸多女性形象。她尤其擅长采用边缘视角去叙述最不可能产生爱情的地域、族群之中发生的故事。而马尔克斯同样也是营造熟龄男女精神世界的高手。

年逾七旬的他，如何能成为“她”

早在1961年马尔克斯前往墨西哥从事记者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剧本创作。但他后来在小说领域的造诣以及所收获的巨大名气，让很多人忽视了他剧本领域付出的努力。时至今日，很多读者仍未有机会读到马尔克斯自1986年起在古巴哈瓦那国际影视学院指导学生撰写影视脚本的作品集。备个案，马尔克斯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的爱情，也是其事业上的贵人。而马尔克斯在深度浸淫影视产业以后，发自肺腑地表示：“拍电影比我想象中要困难太多。”

在学生开设的工坊课程中，马尔克斯提供的写作技巧几乎面面俱到，他倾囊



《我们八月见》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侯健译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相授的都是他在《我们八月见》里用得轻车熟路的拿手好戏，包括：斟酌篇幅、观察细节、道具设计（一把伞、一顶帽子等等）、人物姓名的含义、数字与日期的隐喻，当然，还有他最擅长的爱情主题，以及如何设计千变万化的情节（跨时空、跨年龄、真实与梦境的联系等等）来增强故事的戏剧性。

马尔克斯用小说这一体裁交出了自己的电影观后感。他把他对某些剧情与人设的满意或者不满意，转换成了自己的想象力，用西班牙语打造了一个加勒比版的《广岛之恋》。

知性与感性兼具的中年女主角，在马尔克斯动笔之前，电影里已有足够供他“临摹”的范本。看得出来，在人物视角的选择上，马尔克斯是经过一番斟酌的。事实上，《我们八月见》里不乏男性。若马尔克斯打算延续1955年他在《枯枝败叶》(被认为是《百年孤独》的序篇)里使用的人物游戏，即围绕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男性视角以第一人称为重新叙述，相信小说完成度也不会错。但他没有。他可能真的想搞明白，是什么让她孤独得如此动人，所以，他果断地放弃了那些“他”。

当年迈的马尔克斯执意要将自己打扮成文艺女中年，开启一段危险的写作之旅，他要成为“她”，首先得放下男性的偏见，怀揣满格的同理心去体会女性知识分子的孤独感。他刻意将“她”与杜拉斯在《广岛之恋》里营造的苦情女主形象拉开距离。他给她在小岛上安排了三次露水情缘，徒劳的爱、危险的爱、割舍之爱……他给了她三个异性当驱动力。卡斯特的爱是马尔克斯的粉丝，也是其事业上的贵人。而马尔克斯在深度浸淫影视产业以后，发自肺腑地表示：“拍电影比我想象中要困难太多。”

在为学生开设的工坊课程中，马尔克斯提供的写作技巧几乎面面俱到，他倾囊

中国的民间美术，自宋以后逐渐普及到城乡和深山古刹，成为家庭、寺庙、商号等建筑不可或缺或装饰。但是，千年以降，聪明、智慧的民间画家，绝大多数人都没留下名姓；他们的画艺代代相传，画作服务最广大的人群，社会地位却低下，更没有宫廷画、文人画为世所重，世人只以“工匠”视之。

据我有限的视域，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的艺术家深入陕北的乡村，走进黄土高原的山梁沟壑，坐在老乡的炕头，搜集整理民间艺术。他们详细记下黄河河工、剪纸巧手、民歌手的名词，使普通劳动者姓名出现在艺术史中。其中，画家古元、力群、彦涵等研究民间剪纸、皮影、雕砖雕，在深厚的民间艺术里寻找创作的灵感，把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服务于人民，当成自己的创作方向。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影响了一批重视民间美术的前辈，主要任务是服务于现实生活，把美术当作批判的武器和歌颂光明、鼓舞士气的载体，他们的足迹限于陕甘宁、晋西北，在战时状态下，没有安定的时间从更广大的区域发现、搜集、整理民间美术。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树村(1923—2009)先生是北方年画创作、印刷、流通重镇天津杨柳青人。他生长于民间美术的浓厚氛围里，早年拜师学画，汲取传统创作的营养，早已走上了一条当画家的康庄大道。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美术部门工作，曾在《美术》杂志编辑部当编辑，还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由于出身杨柳青，他的经历引起许多美术家的兴趣。过去，民间美术在美术史是没有一席之位的，因为他的执着和弘扬杨柳青年画的价值，他的老师王逊曾在《中国美术史》专门谈到民间美术在美术史的地位和价值。在这个领域，“师不必贤于弟子”，王树村是很自负和骄傲的。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全国许多报刊发表署名“王树村”谈年画的文章，大有覆盖全国、一家独唱的气势；哪怕是报刊编辑应景季的约稿，只要是他谈年画，他就求必应。他的勤奋工作，对普及年画艺术、保存民间美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是民间美术领域的“关键少数”。

上世纪50年代，有几位美术家和美术界的领导注意到王树村的传统年画收藏和执着研究的精神。时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赖少其，曾写信帮助他，让他保护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赖说：“我有一个建议，你所收藏的那些年画，最好加以装裱，这样可免散失和易于保存。我们决定从本会创作经费中拨出人民币100元，寄给你作为装裱费，并且感谢你在工作中给我们很大的帮助。”1954年，货币正在改制，100元的含金量不低。赖少其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画家，他当然知道王树村所收藏年画的艺术价值。在开国气象云蒸霞蔚的时期，不仅仅有来自上海的资助，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的萨空了、总编辑邵宇，还预支给他800元稿费，让他先编一本《杨柳青木版年画》。在1956年，800元人民

币不是小数，用王树村的话说：“那时的800元比当前的八万元还多。”自己的爱好得到同行实质性的鼓励和帮助，王树村更坚定地守住民间美术的家园，心无旁骛。这期间，他还把珍贵的年画给故宫博物院捐了几幅，也给他出生的故乡杨柳青博物馆捐了几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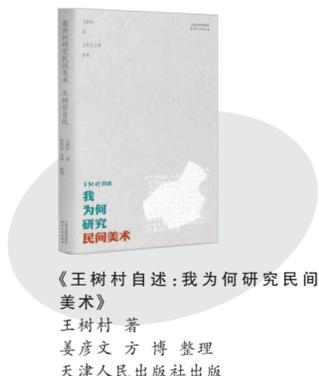
王树村坦言：他在少年时学过国画，内心的兴趣是画山水风景画，但他少年时看过一些外国人编著的中国年画书籍，心里不是滋味。从小受的教育，是“爱国、爱惜时间”。他从少年时就说要给自己的祖国“争一口气”，立志研究、宣传中国的传统年画，发愿要有中国人自己编的书出版。这个朴素、坚定、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他一生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原动力。1987年，他应邀访问苏联，当看到苏联的一些博物馆收藏中国旧时代的“三寸金莲”小鞋，而且用石膏翻制小脚模型，很是气愤！当看到中国最早年画《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义勇武安王位》被收藏在异国的博物馆时，他不顾接待面子，当面说是他们“盗运”的。为了“争口气”，他还跑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专题收藏民间美术作品。北京珠市口有家专做清朝服装上绣花的店，进入新社会，这个行业没落了，要处理旧存，王树村跑到店里选了500多种补服上的绣品，以一人之力保存了民间绣工的作品。河北丰润县，是北方民间画工集聚的地方。王树村在这里下放时，认识一位民间老画工，老画工知道他是杨柳青人，终于找到“可与言”的对手，给他讲了无数画诀，并将祖传的寺庙雕塑塑赠送给他的。他及时记录，后收入他编著的《中国民间画诀》，用文字保存了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民间老画工，过去是给寺庙塑神像、绘壁画的，技艺口口相传，不立文字，王树村用文字、书籍的形态把传统艺术保留，完全出于他对民间美术的痴迷和一个美术史家的责任感。他还想说，王树村的民间美术研究领域，实际上在他生前已拓展到全国，并不局限于北方和杨柳青。他以广博的眼光，从民间美术特别是各地年画中发现中国人的审美特点、节庆风俗、祭祀礼仪，他研究民间画工的艺术，为美术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即以他编著的《关公百美图》而言，这不仅关公形象演变的百画史，也是关公在华人世界受到尊崇和祭祀的文化史。他在编选时注意筛选全国不同地方关公的壁画，连我的家乡洪洞一个村庄关公庙里画的《虎牢关》也收入。这幅群雄战吕布的壁画，是明代民间画工的杰作，后来庙毁，是延安鲁艺画家苏光根据幼时记忆摹绘，因为苏光上小学时就在关公庙，日日面对，烂熟于心。这幅壁画的关公，红脸宝刀，基本上是舞台上关公定型后的形象。

读刚出版的《王树村自述：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从不多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80多年的足迹。据整理者姜彦文、方博在序里说，这册自述是王树村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写成的，由于衰

研究民间美术的领军者

——读《王树村自述：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

■ 卫建民



《王树村自述：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
王树村 著
姜彦文 方博整理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和疾病，从手稿可以看出，有好多篇的字迹是在握笔的手颤抖时勉力写成的。自述，是一位终身研究民间美术和年画的专家学者为自己画的最后一幅画，是对历史的交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勤勤恳恳为不大为人注意的事业献身的写照。这本不厚的书有个特色：除了王树村自撰的回忆文字，还配有珍贵的历史照片、传统年画。王树村历年发表的报刊文字目录、著作索引、年表，使得这册文字不多、装帧雅致的新书具备文献价值。读这本书我方知道，天津有“王树村民间美术研究中心”的机构。凡是某个领域的研究中心，必定具备辐射功能。我相信，设在天津的王树村民间美术研究中心，必将成为研究中国民间美术的高地。后来的研究者可从王树村留下的70多部专著和丰富的藏品再出发，继续民间美术研究。在长路中有家乡的学者接棒，王先生可以安息了。